



具食祭之。自是君之苦亦瘳除，蓋其力也。」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，不食生牢，常閱佛書，因盡窮其指歸焉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## 玄法寺

長安安邑坊玄法寺者，本裡人張頻宅也。頻嘗供養一僧，念法華經為業，積十餘年。張門人譖僧通其婢，因以他事殺之。僧死後，合宅常聞經聲不絕。張尋知其冤，慚悔不及，因舍宅為寺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商居士

有商居士者，三河縣人。年七歲，能通佛氏書，裡人異之。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，有佛書數百編，手卷目閱，未嘗廢一日。從而師者百輩，往往獨游城邑，偕其行者。聞居士每運支體，壘然若戛玉之音，聽者奇之。或曰：「居士之骨。真鎖骨也，夫鎖骨連絡如蔓。故動搖之體，則有清越之聲，固其然矣。昔聞佛氏書言，佛身有舍利骨，菩薩之身有鎖骨，今商居士者，豈非菩薩乎！然輩俗之人，固不可辨也。」居士後年九十餘，一日，湯沐具冠帶，悉召門弟子會食，因告之曰：「吾年九十矣，今旦暮且死，汝當以火燼吾屍，慎無逆吾旨。」門弟子泣曰：「謹聽命。」是夕坐而卒。後三日，門弟子焚居士於野，及視其骨，果鎖骨也，支體連貫，若紉綴之狀，風一拂則纖韻徐引。於是裡人競施金錢，建一塔，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## 黃山瑞像

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，蓋生於石，狀如胚混焉。昔有彩侶者，山中見像，因往祈禱，如願必得，由是遠近觀者數千人。知盜宮恐有奸起，因命石工破山石，輦瑞像，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。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，凡會數千人。齋畢眾散，日方午，忽然大風，黑雲覆寺，雲中火起，電擊門樓，飛兩河注。邑人驚曰：「門樓災矣。」先是僧造門樓，高百餘尺，未施丹腹，而樓勢東傾，以大木撐之，及雨止，樓已正矣。蓋鬼神以像故，而共扶持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馬子雲

涇縣尉馬子雲，為人數奇，以孝廉三任為涇縣尉，皆數月丁憂而去。在官日，充本郡租綱赴京。途由淮水，遇風船溺，凡沉官米萬斛，由是大被拘係。子雲在係，乃專心念佛，凡經五年。後遇赦得出，因逃於南陵山寺中，常一食齋。天寶十年，卒於涇縣。先謂人曰：「吾為人坎坷，遂精持內教。今西方業成，當往生安樂世界爾。」明日沐浴，衣新衣，端坐合掌。俄而異香滿戶，子雲喜曰：「化佛來矣，且迎吾行。」言訖而歿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雲花寺觀音

長安雲花寺有觀音堂，在寺西北隅。大中末，百姓屈岩患瘡且死，夢一菩薩摩其瘡曰：「我在雲花寺。」岩驚覺汗流，數日而愈。因詣寺尋檢，至聖畫堂，見菩薩，一如其睹。傾城百姓瞻禮。岩遂立社，建堂移之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#### 李舟

唐虔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：「釋迦生中國，設教如周孔；周孔生西方，設教如釋迦。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登；地獄無則已；有則小人入。」識者以為知言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惠原

沙門惠原，本姓春氏，義陽人也，少以弓弩為業。至武陵山，射一孕鹿。將死能言曰：「吾先身只殺汝，汝今遂並殺害我母子，既是緣對，應為汝死。」復向言曰：「吾尋當成佛也。汝可行善，生生代代，勿復結冤。」惠原即悟前緣，遂落髮於鹿死之處，而置迦藍，名耆闍窟山寺。王融別傳，言惠死後十年，有人於武當山下見之。（出《朗州圖經》）

#### 延州婦人

昔延州有婦女，白皙頗有姿貌，年可二十四五。孤行城市，年少之子，悉與之游，狎昵薦枕，一無所卻。數年而歿，州人莫不悲惜，共醮喪具為之葬焉，以其無家，瘞於道左。大歷中，忽有胡僧自西域來，見墓，遂跌（明抄本「跌」作「敷」。）坐具，敬禮焚香，圍繞贊歎。數日，人見謂曰：「此一淫縱女子，人盡夫也，以其無屬，故瘞於此，和尚何敬耶？」僧曰：「非檀越所知，斯乃大聖，慈悲喜捨，世俗之欲，無不徇焉。此即鎖骨菩薩，順緣已盡，聖者云耳。不信即啟以驗之。」眾人即開墓，視遍身之骨，鉤結皆如鎖狀，果如僧言。州人異之，為設大齋，起塔焉。（出《續玄怪錄》）

#### 鎮州鐵塔

唐天祐中，太原僧惠照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，特往訪之。至界上，為元戎王中令鎔所知，延在衙署供養。衙將任友義慮是鄰道諜人，或致不測，懇要詰而逐之。元戎始疑，惠具以尋塔為對。遽差於府南三十里訪之，果得相國寺古墓，掘其殿砌之前，得鐵塔，上刻三千人姓名，悉是見在常山將校親軍，唯任友義一人無名，乃知冥數前定。刻斯塔者，何神異哉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渭濱釣者

清渭之濱，民家之子，有好垂釣者。不農不商，以香餌為業，自壯及中年，所取不知其紀極。仍得任公子之術，多以油煎燕肉置於鐵鉤，其取鮮鱗如寄之於潭瀨，其家數口衣食，綸竿是賴。忽一日，垂釣於大涯峽，竟日無所得。將及日晏，忽引其獨繭，頗沉沉重。迤邐挽之，獲一銅佛像。既悶甚，擲之於潭心，遂移釣於別浦，亦無所得。移時，又牽出一銅佛。於是折其竿，斷其綸，終身不復其業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